

思想史

西方思想史 导论

彭刚 著

名师大讲堂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西方思想史导论

彭刚 著

思想史

名师大讲堂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思想史导论/彭刚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1

(名师大讲堂)

ISBN 978-7-301-23773-1

I. ①西… II. ①彭… III. ①思想史—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3572 号

书 名: 西方思想史导论

著作责任者: 彭 刚 著

责任编辑: 岳秀坤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3773-1/K · 101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521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9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1.75 印张 233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讲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7
第二讲 奥古斯丁	/39
第三讲 马基雅维利	/67
第四讲 宗教改革	/109
第五讲 科学革命	/131
第六讲 笛卡儿	/155
第七讲 古典自由主义的滥觞	/177
第八讲 启蒙运动概说	/215
第九讲 孟德斯鸠	/243
第十讲 卢梭	/269
第十一讲 功利主义	/301
第十二讲 康德的伦理学	/315
后 记	/343



今天是“九·一八”，有一个关键词叫做“理性爱国”。在这里，“理性”与“爱国”不是并列的，而只是一个修饰“爱国”的副词。“九·一八”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差不多一又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中国跟日本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大门时，还差不多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到甲午战争，至今不过110多年以前，中国惨败，从此两国的对峙局面出现很大的不同。当时两国的军事力量也许还是势均力敌的，当今也有学者论证，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纯属偶然。但是，无论如何，19世纪末的这一场战争改变了中国和日本的命运，日本“脱亚入欧”数十年之后，成为世界列强之一。甲午一役之后，日本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就开始企图将中国完全纳入其控制之下，1931年之后，东北以及内蒙很大一部分实际上被日本控制了，日本还在不断蚕食华北的土地。

我们知道，中日战争的正式爆发是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人们至今还在讨论它。在历史上，有些偶然事件很重要，改变了历史进程，有些却不重要，就好像河流水面上的泡沫一样，看起来仿佛非

常醒目和热闹，实际上不过是河流深层流速和流向的表征。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早在1935年，清华大学就已经开始将重要的图书和设备往南方搬迁。所以后来西南联大在学术上的辉煌，在一些关键方面，并不缺少物质基础。这种情况下，北平附近何时发生战事，是哪一方先开了第一枪，从这个角度来说，反而并不重要了。

我们学习这门课，是在学习人类思想在过往的经历，了解至今为止在世界格局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其思想观念发生和发展的若干层面。我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处境是由过去人类的行为、选择、取舍逐步导致的，不了解过往就不能了解当下。

有一种说法叫做：“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历史如果只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就不会变化了。比如说鸿门宴上是项羽发慈悲放过了刘邦，而不是刘邦放过了项羽。又比如是秦始皇而不是别人统一了中国，这是不能改变的。那么，为什么还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呢？这种说法不就意味着，历史是会给不同时代的人们呈现出不同的面目吗？

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理解这个说法。首先是史料的不断发现，会改变我们对过往的认识。我们考察历史，依靠的是过往人们的活动所留下的史料，史料可以是记载过去人们所作所为的文字材料，也可以是物质遗存，包括考古发现。举一个例子，清华历史系的学术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亮点，就是“清华简”的收藏、保护、整理和研究。这些年出土的文物特别多，其中一个原因是现在盗墓行为很猖獗，有的盗墓贼专业水平不亚于职业的考古工作者，却有

着千百倍的热情去发掘文物。前几年在香港的文物走私市场出现了一批竹简，我们清华大学的古文献权威学者李学勤先生看到了，觉得非常有价值，后来这批竹简由校友花钱买下来，捐给了清华。这一批被命名为“清华简”的竹简，后来被证明具有重大价值。这样的材料出现，可以在很多方面改写我们对上古中国文化的认识。比如，在这里面发现了古文《尚书》中后世没有流传的篇章，有类似于《竹书纪年》的古史记载，还有类似于后世的计算尺的东西，表明在很早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有了分数的概念。以前我们说中国古文明辉煌灿烂，但在数学方面，却似乎比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要略逊一筹，现在发现其实也并不逊色。我们更有理由面对别的文明说，“我们的祖上比你们阔多了”。因此，之所以说每代人都会有不同的历史，一个缘故就是因为总是有新的材料不断出现，对同一个历史片段，人们便会产生与前人不同的认识。

其次，历史事件一旦是如此这般发生，它就不再变化；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持续不断地发生变化。比如孔子的行为、言谈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定格了，他的影响却在后世不断变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之内，他的“行情”变化就令人瞠目结舌。由“五四”、“文革”、改革开放初期再到现在，不断地变化。从“打倒孔家店”到“批林批孔”，从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大谈所谓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和儒学的关系，再到今天我们在校园里，看到他的塑像出现在近春园荒岛上——最近他的塑像甚至一度出现在长安街、天安门广场边上。对孔子的理解和评价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起伏。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之于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一点，那就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但其影响没有消失，而且还在不

断地发生变化。

再有一点就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还因为我们总是从当下的价值观出发来看待过去。社会不断变化，每一代人的眼光都在不断变化，以此作为参照来观察过去，过去便也在不断变化。因此真正的历史，虽然是过去，但却不是僵死的过去，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过去（living past）。

这一层意思可以换一个说法，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B. Croce）有过一个命题叫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contemporary history）。”为什么这么说？它肯定不是简单的字面意思，仿佛所有历史都发生在当代。它有多重的内涵。一重意义是，历史确实是发生在过去的。然而，我们研究历史的方式与物理、化学不一样，物理现象、化学现象发生在我们眼前，而且可以在受控的实验条件下不断重现。历史上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就不会再重复，我们只能凭借史料在头脑当中重建这个事件，比如凭借司马迁的《史记》在头脑中重建鸿门宴的图景，而在这一过程中，任何思想活动都是当下的。

还有一重意义是，人类过往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数不胜数，无穷无尽。且不说人类过往的事件，就连在座的每个个体，你过去所经历的很多事情，已经一去不返地无法再想起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过去当中一些特定的事件而不是其他一些事件呢？我们对过去的关怀总是和我们当前生活中的兴趣、关注点相关的。比如说历史学研究可能讨论这样的问题：曹雪芹到底是什么人，生活在什么时代？莎士比亚到底是什么人，他会不会是英国历史上那位伊丽莎白女王的一个笔名（的确还真有人提出过这样一种比较离谱的观点）？贝多芬写出某一首交响曲时是不是真的已经聋了？他在钢琴

创作方面的突破，是不是因为当时工业技术的突破，让人们有能力造出更加复杂、更加高级的钢琴？相反地，人们不大会问比如说这样的问题：1805年北京城第一个寿终正寝的人是谁？虽然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完全有可能解决。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还看莎士比亚、还看《红楼梦》、还听贝多芬。我们对《红楼梦》还感兴趣，进而对创造了这个无比精致复杂的虚构世界的人的生平感兴趣。又比如说，当代历史学研究开拓的新视野、新领域非常之多。目前在国内外，环境史都成为一门高速发展的学科。为什么我们突然开始关心环境史？是因为原来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吗？并非如此。一直就有各种史料表明，上古时期，中原地带有很多竹林，人们还能骑大象作战。如果这是真事，那仿佛我们对于全球变暖又该有更加复杂的解释了。今天这么多人之所以关心环境史，是因为环境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到人类所居住的家园的前景，而人们总是从当下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的。

所以我们今天学习这门课程，看这种至今为止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文明，它过往的经历，它曾经出现的一些优秀的头脑及其所思考过的一些深刻的问题，这不仅是扩充和改善我们的知识结构，也与我们的当下处境有着各种各样、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20世纪初，与罗素（Bertrand Russell）一起奠定了现代数理逻辑的基础的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也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他有一句名言是说，两千年来的哲学史不过是对柏拉图一连串的注脚。如果不是因为过往的人们的思考与后世会有活生生的关联，如果过往人们的观念世界只能保存在博物馆里供人观赏，怀特海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了。

这门课有两个方面的基本任务和功能。一个方面是知识性的。我们要帮助大家形成西方文化史和思想史的一个基本认识框架。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某些重大的事件，某些重要的人物，某些重要的著作，它们的基本的面貌——这些是知识性的，是你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你的知识结构当中应该具有的一部分。

但是除了完成这个任务以外，我想它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因为前一方面的任务，是你通过自己的阅读完全能够替代的。另外一个方面的任务就是，通过思想史和文化史、哲学史上的一些基本素材，给我们思考自己和当代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个大的背景。它应该是问题导向的，应该把已经故去的、重要的思想史上和文化史上的人物的著作里面所思考的问题表呈出来。那样一些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是不是依然还成其为问题，或者那样一些问题，它和我们今天的生存的处境，是不是还有某种相关性，我们会在这方面也做一些努力。

第一讲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因为是开篇第一讲，我们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涉及两点。一个方面是文化史上，作为西方文化的母体，古希腊的一些基本特征；另外一个方面，古希腊是西方文明早期达到的一个巅峰，它在哲学思想上具有辉煌的创造，所以我们也会花一些时间来了解，哲学在它的童年，是以什么样的形态来出现的。因此，也许和后面的有些专题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开始会花比较多的时间，介绍古希腊各个方面的情形，而不是完全集中在某个人物和他的某本书上面。与此相应地，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自己去阅读柏拉图的两部著作，一部著作是苏格拉底临终——被判处执行死刑之前，为自己所作的辩解——《申辩篇》，另外一部是他的这本读者面最广的著作——《理想国》，这是我们预先要作的说明。

每当我们谈到西方古典文化的成就，谈到的都是希腊罗马。最近几十年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表明，古代文明并不像以前人们设想的那样相互隔绝、相互孤立，而是有所交流、有所沟通，彼此

之间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总体说来，在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几个大的文明，基本上是独立地发展起来的。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对后世有非常大影响的几个重要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等，它们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突然兴盛发达起来了。

20世纪一个德国哲学家，叫做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他曾经有一套理论说，在世界上古史上，有一段时期可称之为“轴心时期”。他所谓的“轴心时期”，指的是在公元前8至前2世纪、尤其是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各个古典文明突然都有了一个飞跃，实现了突破。好像这些文明，不约而同地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了。的确，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在中国，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古典文明辉煌灿烂的一个时代。直到今天，对我们文化传统影响最深远的一些基本思想已经成形。

比如说在印度，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邪魔外道”，这个“外道”是从印度来的词，因为有正道，然后才有外道。中国诸子百家兴起的那个时代，在印度也是一个“外道”流行的时代，是很多后来成为正统的、或者后来被视为异端的宗教和神学的流派兴盛发达的时期。

也是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文明达到了巅峰状态。希腊文明成为整个世界文明中在今天还占据主导地位、呈强者姿态的西方文明的萌芽期，或者说是童年时期。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从各个古典文明相互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文明的确有一点是非常独特的，这就在于她的绵延不断。这个文明没有中断过，今天的中国人，在血统上，历经历史上很多次大融合，大概已经没有什

么特别纯粹的血统。但是这个文明尽管经受了很大磨难，其种族仍旧繁衍下来了，它的基本血统，它的整个民族，没有断绝。

与此相对，今天的印度人，和历史上创造了古典印度文明的印度人；今天的希腊人，和柏拉图那个时代的希腊人，他们中间就是断绝了的。它们不是一个绵延不断的文化，不是一个绵延不断的同一血缘的民族。每个古典文明，在它繁荣兴盛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形态，是非常不一样的。

在我们所要涉及的公元前5世纪左右这段时期，古希腊的文明在政治上、文化上，已经经过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发展。

我们今天要谈到雅典文明，谈到古希腊文明达到巅峰时期的雅典，都会注意到这个时期，雅典所实行的是一种民主制度，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是当时其他古典文明所不具备的。当然，这样一种民主制度有它的特点，就在于那个时候整个希腊文明——尤其是雅典——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奴隶制的。希腊基本的政治单位是城邦（polis），也就是说以一个城市作为中心形成一个政治单位，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city-state）、一个城邦。当然，那个时代没有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国家意识。各个城邦之间，虽然有着一种统一的意识，好像说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都是文明世界，希腊之外，就是波斯，就是别的野蛮民族，是不那么文明的民族。但是各个政治体之间，各个城邦之间，很少能够形成相互统属的这么一种关系。各个城邦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有的城邦，那就是由一群寡头说了算，像斯巴达长期就是这样的情形。斯巴达和雅典，是这个时候希腊最主要的两个城邦。而雅典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有了相对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这个民主制度，是以奴

隶制作为基础的。城邦里面，相当大一部分的人，是作为最底层劳动力的奴隶，丧失了人身自由，完全作为创造财富的劳动力来使用。还有一部分人，不是雅典本地人，是外邦人，或者说是雅典的外来人口。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不是雅典人，是外邦人，后来才到雅典的，所以他对雅典缺乏他的老师和他的老师的老师（苏格拉底）那样的认同感，大概和这点也有关系。除了外邦人、奴隶、妇女和儿童之外，雅典大概还有1万多名到2万名左右的成年男子，他们是拥有全部政治权利的雅典公民，重大事务都是由他们说了算，重大决策都由他们通过各种表决方式来决定，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一方面，雅典是一种典型的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它的一定的人口当中，的确确实实现了全体成员当家做主意义上的民主。

古希腊在文化精神创造方面的成就，和它的这样一种政治上的局面当然是无法分割的。我们今天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谚语——“希腊的光荣，罗马的伟大”。“罗马的伟大”的意思是指，罗马在技术条件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创造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的庞大帝国。而希腊的光荣，指的主要就是它的文化创造和精神产物达到了人类文化史上比较早的一个高峰。

古希腊在文化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我们今天主要涉及的，是它在哲学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就。

“哲学”这个词，对于我们中国文明来说，是一个舶来品。“军事”、“政治”、“技术”等等这些今天我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词，都是一百多年前才从西方，经过日本转手传入的。今天虽然我

们会看到一本本书，谈中国哲学，谈印度哲学，但“哲学”这个词本身不是中国传统里面所具有的。Philosophy这个词有两个组成部分，前半是philo，它的意思是爱、热爱、追求；后半sophy是从sophia这个词变过来的，意思是智慧。哲学是什么？它是现成的知识吗？是由一个人或一本书来告诉你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一个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他的人生才谈得上圆满和幸福？如果有这样的可以传授的现成的知识，它是智慧吗？它是哲学吗？哲学这个词，原本是一个动态的词，它指的是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黑格尔说，哲学是西方文明，尤其是从希腊文明开始的独特的精神产品，是别的民族所不具备的。这个看法，当然很多人不同意，但是无论如何，希腊的确是哲学的故乡。

如果我们看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会看到其中有各种各样非常有趣的评论，经常会在他的晦涩难懂的长篇文字里面流露出来。比如他爱说，智慧是从哪里产生的？智慧是从好奇开始的。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说法，是和古希腊人当时爱用的另外一种说法相对应而出现的，那另外一种说法是悠闲出智慧。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成天忙忙碌碌，为了日常的衣食住行，完全把自己的精神空间给占据了，那么智慧是无法出现的。只有当人无所事事或者不被下一顿饭从哪里来这样的事情压迫得那么紧，能够从最紧迫的物质需要的压力当中解放出来，他才能够思考一些和实际生活没有特别紧密关切的问题，悠闲才能出智慧。

亚里士多德说的是好奇出智慧。好奇是人类的天性，人们会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感到好奇。有些问题比较简单，比如说，一个人为什么会喜欢另外一个人；比如说，风吹过来，一片树叶为什么会动

了。还有一些问题就比较麻烦，比如说，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世界里面，每一个个体所能占据的时间和空间都是微不足道、极其有限的，然而他分明能够感受到，好像有一个无限的、永恒的东西，和自己相对照而存在。或者，他会觉得世间的一切，最后都是流变不居的，万事万物好像都是容易败坏的。比如我面前的桌子，看着非常坚固，但是我完全可以肯定，要不了多久，它会变形、会破、会坏。日月山川、江河大地，也绝对不是永恒不变的，世间一切都是变幻不定的。在这个变幻不定的背后，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常驻不变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充满了变动，过着充满了由生到死、由小到老这样变化的人生。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完完全全变化不定的，还是这背后有某些不变的、永恒的东西，可以被我们当作自己生存的依据？亚里士多德说的“好奇出智慧”，大概就包括了这些方面的内容。人们总是从好奇出发来进行思考的，或者说，人类文明的成果，如自然科学的成果，都来自人们的好奇心。比如我要了解风的形成，我总是好奇，为什么会有风产生？又如人类制度方面的成果，比如说，我好奇某一个人的身高体重以及拳击技能完全不如我，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要俯首帖耳、听命于他，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权威？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垄断某种暴力来针对别人进行统治？这也是好奇。

我们可以说，哲学的诞生地就是在古希腊。柏拉图之前，古希腊的哲学就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发展。哲学作为对于智慧的热爱和追求，不是一套现成的需要传授的知识，而是需要人们不断地用全部身心投入来加以理解和追索的问题，所以对于这样的智慧之学来说，它并不是提供一套令所有人都认为毫无疑问是正确

的答案。也许对于哲学而言，更重要的是提出有价值的疑问。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样的问题。我们翻开任何一本西方哲学史，都会提到一个人物，这是哲学史上第一个人物泰勒斯（Thales）。这第一个人物，留在哲学史上的是他的一个非常朴素的命题：水是万物的本原。

万物的本原是水，这好像是个非常粗陋的命题。但这个命题，是哲学这门学科的缘起。这个命题，当然用不着我们到文明发展过这么多年之后的今天，才觉得它极其简陋，但它的意义是什么？世间万事万物变幻不定，人类在最初产生了好奇，在最初有了闲暇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就企图对这样的问题提出追问：世间的事物无比丰富、无比复杂，但是丰富、复杂且变化不居的万物背后，究竟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本原？以文明初期阶段人们的见识而言，水，它可以是脏的，可以是干净的；它可以是固体，可以是液体，可以是气体；我们所见到的万事万物，包括人体、植物，无不充满着水；也许水的各种各样形态的变化，就构成了世间万物多姿多态的源泉。这样一种设想和思考，在人类智慧萌芽的童年时期是不是非常自然的呢？“万物的本原是水”这样一种命题，相对来说的确比较粗糙，但它所表达的追问世界本原的这样一种意识，就是人类智慧的初期开端。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相关例证。中国先秦有一些思想派别，后来在中国传统里面断绝了，又过了很多年，人们借助西方新传来的比如逻辑学等等知识，才对它们又能够重新解读并有所理解。名家就是其中一支。名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大概很多人都知道——公孙龙。公孙龙有个非常著名的命题——“白马非马”论。这个命